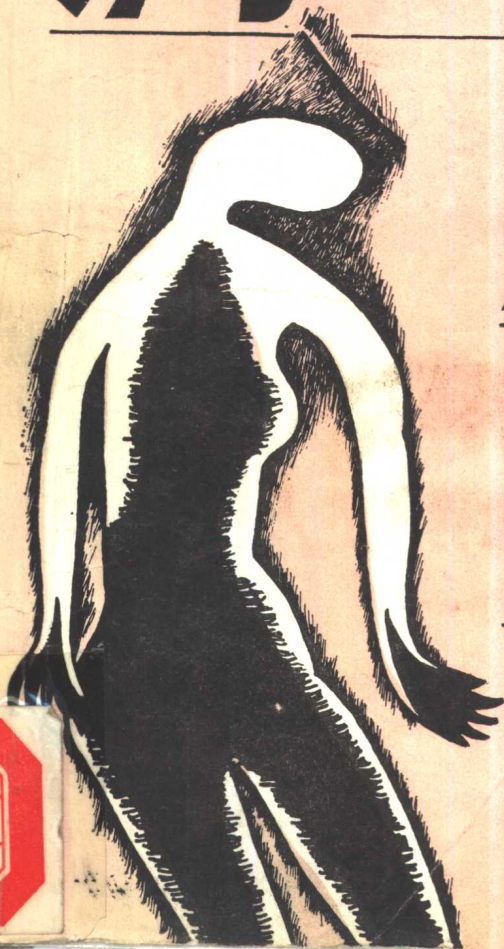




滴 血

桐

花



- 王延年 著
- 人民中国出版社

# 滴血桐花

王延年 著

人民中国出版社

---

(京)新登字133号

**滴 血 桐 花**

王延年 著

人民中国出版社出版

北京西城区车公庄三号 邮编100044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华生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1/32 印张8 字数180千字

1993年6月第一版 印数1~6000

ISBN7-80065-299-8/I·052 定价5.60元

这是《青楼恨》作者又一部新的长篇纪实小说。

本故事主要取材于我国西部边陲一桩情杀大案。

他，风流倜傥、多才多艺，与十六岁的女学生有过缠缠绵绵的初恋，与美丽新潮的女歌星有过传奇般的恋情绝唱。空楼月夜，他与情人偷渡过爱河。洞房花烛，他饱受过性愚昧的痛苦。为得到自己真正所爱的姑娘，他苦苦跋涉、不息斗争，最后，却步入了爱的死胡同，沦为杀人凶犯，最终被押上了刑场……

## 引 子

桐花镇早年叫桐县，桐县以盛长梧桐驰名。那成堆成峰的古桐花就是这一方的特色。因为唯有这一方的古桐花，艳如血、丹如霞，开得盛大，煞是好看。“噢，怎么这儿的桐花是红色的？”从早年来到这的客人就一直怀着浓情和好奇这么问。

如今，风景秀美的桐花镇跻入了市的行列，可人们还是习惯于她那古色古香的叫法，桐花镇。要不就叫桐花镇市。年年仲春，满城俱是看花人，市政府每年都抓住这个热闹季节，举行各种文化、贸易集会。

看吧，城里那密密森森的桐树，象放焰火似的轰然全开花了。这些老古桐，都似热恋中的少女那样多彩多姿，红得狂放，红得浓烈，红得让人欢呼、痴醉。这遮天盖地的霞彩飞虹，漫进每一条大街小巷，映进每一户人家，然后她们拥挤着、招展着，涌出城北十里外那条蜿蜒曲折的凤尾河，远远望去，碧野中泛起一道绯红“彩带”，真像一支美丽的凤凰尾巴。

桐花镇的红桐花，还有一个美妙而凄婉的传说。

相传很久很久以前，这里的桐花原也悒紫无华。有一年，一只寻找宝地的金凤凰落到了桐县，这里突然地灵人杰，不但果茂粮丰，后生们也出落的格外聪明灵秀。盛唐时期，有一年大考，江南考取了四个兵部尚书，桐县就占了三

个。

才子才女一多，那老了千辈子的祖训可就管束不住他们了。男儿不安于守业田园；女儿不专于蚕桑织绣。小儿女们舞文弄墨，痴迷于琴棋书画，情诗情歌也应运而生。这些伤风败俗之事，被人们视为洪水猛兽。祖上家法更加森严，勒令女儿不准出门坎、男人不准偷看女人衣物。饿死事小、失节事大，谁家的女儿跟着野汉钻了高粱地或私奔，被抓回来，严父为顾全家风和脸面，抄锨将亲女砍个脑浆迸裂，并指令家人“卷领席埋了，谁也不准哭。”许多有情人成不得眷属，不是殉情自杀，就是宁可终身不娶不嫁。

却说桐花镇上有个才女叫孟蝶，生于豪门，工于诗词歌赋，只因侯门森严，知音难觅，二十四岁仍待字闺中。

镇子里也有个才子叫马商，此人风流潇洒，书剑绝伦，马商对孟蝶的才华倾心已久，只恨无缘相见。他托人到孟府求亲，孟蝶父母一口拒绝，马商好不悲凉。朋友劝他“孟蝶虽然多才多艺，容貌也许奇丑，公子何必这般痴情。”马商说：“我不求女人花容月貌，只求与我志同道合。”寂寞时，马商常常行到孟府大墙外，听孟蝶赋琴。一日，他听孟蝶唱出一支凄凉的歌：

落花能逐东风，  
风儿却困樊笼，  
直把心钳诉井桐，  
你再驻马弯弓？

琴曲一下提醒了马商，他立刻把传情小诗，写在箭杆上，蹬上马背，顺歌声直射到绣楼前的梧桐树上。孟蝶得箭，似枯木逢春，隔日将马商的小诗配上曲子，借琴弦弹唱于大墙之内。贴身丫环看出内里情由，耽心地劝道：“小姐，你

没见过马商，就有了感情，万一他是个穷光蛋，丑八怪呢？”孟蝶说：“我不太看重相貌和家财，只求与他灵犀相通，做个知己。”他们就那么以琴箭相慰。爱情日益加深，天长日久。当马商射到一百单八支箭，孟蝶谱了一百单八支曲的时候，密事终于败露。丫环冒死助孟蝶逃出孟府，找到马商，二人私奔他乡。数十家丁奉命紧紧随后追赶不舍。正当两人无路可逃，准备殉情自尽时，一只金色的神凤从天而降，驮上孟蝶和马商，飞上了云天。这只给人们带来吉祥和智慧的神凤，看到许多青年男女殉情，它决定离开桐县，要让这儿的后生重归蒙昧。孟蝶和马商遥望远离的故乡，他们不愿让金凤带走灵气，于是含泪扯了一根凤尾抛下来。几片凤羽飘向桐花镇。那根凤尾落到镇北十里处，化作了一条河，河两岸长满了桐树，那桐花全都变成了鲜红色，后来人称这河叫凤尾河。然而，那只飞走的神凤，却永远不复返了。

花开花落，寒来暑往。历史车轮行进到文明的九十年代。这片蒙着美丽神话的土地，养育出了不少有才华的画家、作家、书法家、歌唱家。一双双情人，在桐花下幽会，喜结良缘。一对对好夫妻，琴瑟和谐，缔造出文明家庭。谁也不曾想到，在这高度文明的九十年代，桐县却发生了一幕骇人听闻、震惊全省的爱情新悲剧。

杀人凶犯，刑场含恨留遗愿。  
风流才女，挥泪托书写悲歌。

(一)

夏季的乡村，处处飘散着洋槐花的香气。在凤台乡丁字街口的槐树荫里，有一座四四方方的蔚蓝色的小书亭，临街的橱窗里挂满五彩缤纷的书报、刊物。一方醒目的金字招牌，极富召唤力的竖在窗口上边，“凤巢书亭”，啧啧，叫得有趣，那四个行草大字的功力、风韵，在乡村里也是空前绝后。

这座小书亭的出现，大刹了农村的玩麻将之风，也给这经济繁荣的街面上增添了欢乐气氛和新的精神生活。只要书亭的窗口一敞开，马上门庭若市，来租书的多半是本村青年和附近念初中的学生们，他们来租书是其次，主要是喜欢书亭的主人，那是个二十四岁的漂亮小伙，业余作者。他平头，圆脸，肤色白净，深眼窝里长着一双聪慧的眼睛，神彩奕奕，象通往艺海的灯塔；他那秀气的中溜个儿，穿着时髦的大翻领西式短袖白背心，更显得俊逸、文雅、精明。他的确博学多才，又善演讲，口若悬河，滔滔不绝，上下五千年，纵横八千里，直讲得那些青年们时而凝神屏气，时而开怀大笑，真让附近的烧饼炉、冷饮店、驴肉案子望而兴叹。

连过路的人们走到这儿，也会收住步子，耸起耳朵听一会儿，啧啧赞叹“嘿，李拳璞又侃上了”，“可惜，这么个人才，怎么不坐办公室写材料去”，“准是没后门子呗。”

拳璞是拴马庄村人。凤台乡的乡民却没有不知道他的，



过去乡里闹剧团，就是他编写的戏本，拿到省城去汇演，得了二等奖，扛回一面大锦旗。还出了一个女歌星，调大剧团了。

乡民们都认为李拳璞有这文化，就应当提到办公室里写材料去。

这天歌响，一帮花花艳艳的青年男女，又围住了书亭。他们欢乐的说笑，感染了树叶里的麻雀，雀子们飞来钻去，闹得槐花落英缤纷，沾上他们的头发梢儿，“噢，凤巢书亭，什么意思嘛！给我们讲讲。”一个胖而活泼的红衣姑娘问书亭主人。李拳璞冲胖姑娘热情一笑说：“金凤凰给咱们带来了灵气呀，你们看，咱桐花镇，有金凤凰书画社、金凤凰歌舞团，还有《梧桐树》小报，咱这凤巢就是雏凤的摇篮，将来你们准是诗人、作家、艺术家。”“噢……，我们要当作家喽。”几个青年跳跃起来。一个戴眼镜的男学生问：“李大哥，你说，当作家有没有捷径可走呢！”“这倒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，”“讲讲，俺们也走走捷径？”想当作家的男女学生们都用眼睛盯住了他那灯塔似的眼睛，仿佛从他的眼里能渡向艺海。李拳璞用书本赶走一只来追槐花的小蜜蜂，沉吟片刻说：“按说没有捷径，艺术是天才是创作，可是如今，偏偏有人就创造了三条捷径。”学生们眼里放出异彩，催他传授，有的还掏出本子想记录，拳璞故作正经的说：“第一条，当‘鹦鹉学舌’作家，搜集点儿小民谣、小传说、小谜语，好歹全将就，弄个集子，想法一出，也算是写了一本书。第二条，当‘剪刀作家’这个报上剪一段，那本书上剜一截，凑成一拼盘儿，有时也可发表。第三条路最捷径，那就是当‘捷才作家……’。拳璞这三条捷径没说完，学生们和本街小青年们好一阵议论，啧啧和摇头，都不赞成如此当

071167

作家。有人问拳璞：“李大哥，你走哪条捷径？”拳璞响当当说：“我李拳璞视艺术为最神圣，三条捷径，我一条不走。”

“你怎么不走走门子，上文联，上文化馆去？”“我么，阿庆嫂的丈夫——跑单帮，要想真正搞好艺术，这跑单帮可有三大优势。”“哈哈！好大架子，我可三顾茅庐喽。”突然，一个粗重高亢的声音使人们的目光刷的转了方向，是乡政府刘书记来了。他推着车子，象一头骆驼步入了莺燕之群，因为他魁梧，人们都叫他“大个刘”。“大个刘”摘了草帽扇着风，虎着黑胖脸冲拳璞喝斥，“怎么着，还叫我拿轿子抬你吗，真是的”。拳璞冲“大个刘”抱歉的一笑，“甭抬，西瓜啤酒就得。”“扯蛋，快给我走，完成任务，给你说个媳妇儿。”“你头里走吧。”“你可快点儿，再晚五分钟，我关你的书亭。”“得得。”“真是的”。“大个刘”拐了车子，绷着个黑脸走了。人们大眼瞪小眼，不知“大个刘”要拳璞去干什么。拳璞和藹地对人们说：“特殊情况，改日再谈”。兴头正浓的学生们、青年们真有点儿舍不得散，他们还是拂去头上的槐花，拿了手里的书刊，说笑着，哼着歌走了。

“大个刘”是请拳璞为乡里编宣传稿去，宣传几个典型的文明家庭。本来拳璞最讨厌写材料和宣传品，可是这一回他却同意接受，因为他十分倾慕那一对对知音夫妻，他一心向往着自己将来也找一个热爱艺术、懂得爱情，又温柔美丽的姑娘、缔造一个高度文明的家庭。过去，他曾和一个多才多艺又非常美丽的姑娘相爱过，那姑娘叫赵南星，在他编写的戏剧里扮演过各种角色，他们相处了四年。这四年，他是在她的歌声中度过的。他们一块探讨艺术、修改剧本，唱啊闹啊、抬杠啊，互相激励、互相倾慕。那时的生活，总觉得

是沸腾的，心里总擂着战鼓往前奔，好象两个人赛跑，看谁先跑到终点夺魁。他永远忘不了那一年，他们一块儿上省城参加汇演，散戏后，他们单独步行在省城的大街上，她大胆的给了他那次火热的爱……。可惜那是最后一次，他眼巴巴看着她飞远了、飞高了、成了金凤凰艺术团一颗灿烂的歌星。他常常感到生活寂寞，常常想念她。想他们过去的那段生活，不是后悔没有留住她，而愿意想那些往事。夜里常常失眠，作梦梦见她，梦醒后才深深感叹，他知道他永远追不上她了，只能是梦。他来凤台乡办书亭，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因为这里是赵南星的故乡，听说赵南星还一直没有找对象。女人一红，婚姻倒成了难事了。

近几年村里兴“占”婚，拴马庄有好几户大姑娘瞄着他，准备“占”他。他不愿多回家，也真看不上那些毫无理想又毫无艺术细胞的庄稼妇。他有时也想过，在书亭前的姑娘群儿里挑一个，可她们多半还是学生，他也不敢肯定那一个能和他发展成象赵南星那样的爱。如今的姑娘和过去不同了。过去的姑娘不开放，对你送一个眼色、红一回脸，握一下手、偷送点礼品，就是有了爱情；如今的姑娘可难说，她们会大胆表白和你不错，敢和你拉着手跳舞，敢和你上大街散步、谈文学、谈爱情，你真向她表白了什么，她会突然来个转弯，向你解释“我们这只是纯洁的友谊，根本不是爱”，害得你伤心又痛苦。他控制着自己的感情，只和她们是纯洁友谊，耐心的等待，等待着，孤独极了，就想想赵南星歌里那句歌词“黑夜也有人行走。”他总觉得，在一个什么地方，一定还有一个人，也在走着和他一样的路。沉沉夜路里，她是那么执着、那么孤独、那么渴望知音，总有一天他们会碰到一块儿的，如果碰不上，他决定一直等下去，不能

轻易迁就，更不能让村里那些庄稼妞儿给“占”上。

李拳璞关上了书亭，蹬车子飞进乡政府大院，匆匆踱进了办公室。“大个刘”笑哈哈一指椅子：“来，秀才先坐，大戏都能写，写材料那是玩玩的小事儿。”拳璞坐了。办公桌对面，陈秘书开抽屉找材料，北墙根儿的长椅子边，站着个黑衣服、黑眼睛的小姑娘。小姑娘正用黑黑的眼睛凝视着他。他瞥了小姑娘一眼，心想：“大概是‘大个刘’的亲戚，来玩的。”陈秘书把一叠材料推给了拳璞，“大个刘”伸过光了顶的大脑袋，指着材料说：“你看，这些文化户，有曲艺户、武术户、科技户、放映户，很好很好，等你找了对象，也弄个作家专业户，怎么样？八字有一撇了吧？”陈秘书也欢笑着问：“是不是有了目标，给透点儿情况？”拳璞瞥了那小姑娘一眼，对“大个刘”和陈秘书说：“反正我一见你们，你们就要问我这情况，好，我念诗一首，你们自个分析吧。”“来，先喝杯茶润润喉”。陈秘书推过一杯温茶。拳璞端起杯子喝了两口，一抹嘴，很有神采的吟道：

“有亦无，仙子飘渺太空处，  
无亦有，明星照片捧在手，  
远亦近，屏幕宫娥含孤闷，  
近亦远，梦里白蛇来借伞，  
真亦假，画上侠姑骑骏马，  
假亦真，独望明月念知音。完了。”

“大个刘”和陈秘书都听直了眼，一旁的黑衣小妞倒好象品透了味，捂嘴笑笑，又用眼凝视他。“大个刘”说：“你小子摆迷魂阵呀，这是有还是无呢？”拳璞说：“我也说不清，爱的世界是不可知的。”“大个刘”眯起眼琢磨了一会儿，摇摇头脑门儿，好象对“爱的世界”没啥研究，一拍拳

璞的肩头说：“先完成这个任务，我给你琢磨一个，保准忠诚老实、作风正派，能给你当后勤。”李拳璞抓过材料，粗粗翻看着。“大个刘”要他把这些文化户的先进事迹编成短文，再进行点儿文字润色，争取五天之内拿下，参加市里展览。接着指指一边直立着的黑衣小姐说：“这不，我们还特意请来一位小画家，你写，她画，你们要好好合作。”黑衣小姐冲他点头一笑，表示认识了。拳璞这才钦佩地打量起黑衣小姐。当他一触到小姑娘那对深邃的明眸时，不由砰然心动，这小姐怎么似曾相识。她娇小秀气的身段，透着一种小天鹅的美韵。一头乌发拢到脑后，扎着根猴皮筋儿，蓬松着，极有风度。说不清是方还是圆的小脸儿，略显微黑。特别是那对黑瞳过大的眼睛，悠悠漾漾的，象两汪碧泉，又象宁静的夜空。看人时，又总象有一种无声的音乐在流动。是她太美吗，说不上，可是她好熟悉、好动人，好有诗味儿啊。

小姑娘仿佛接纳了他的欣赏，脸一红，眼里溢出一丝甜蜜的羞涩，含笑低下了头。拳璞忙醒过腔儿，向“大个刘”表示一定提前完成任务。“大个刘”给他们指定了工作间。他俩一起走出办公室，一起走在花木葱郁的甬道上。真怪，见了这小姑娘，拳璞的心里总闪动着夜空一样的纯净，他不由回头瞅瞅她，主动说话：“你是哪个村的？”小姑娘含羞一笑，柔柔的答：“四泉村。”“多大了？”“十六。”“豆蔻年华呀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小姑娘又静静的笑了，随手采了一片绿叶，在手里玩弄着说：“我叫宋雨薇。”“雨薇，”“就是濛濛细雨的雨，微微春风的微加个草字头。”她那又柔又轻的话语，似眠歌，也真象濛濛的细雨，微微的春风。拳璞越发觉得这诗味儿的女孩非常可爱，说话更加亲

切，“你这么一点儿，就会画画，真聪明。”她说话也随便了：“哪儿呀，我是爱好。”“跟谁学的？”“爸爸的同事。”“给我画一张好吗？”雨薇冲他眨眨眼，含羞地笑出了声，天真又恳切的说：“我画不好，怕拿不出手。”拳璞想到初次见面，不应该向人家要画，忙改口说：“先完成咱们的任务，以后再说吧。”他们在一丛冬青前又默默站了一会儿，便分头去了各自的工作室。

李拳璞伏在挨后窗的办公桌上，认真的编写小稿。闷了时，总是想起雨薇那夜间一样的眼睛和柔风一样的话语。他向后窗望去，透过院子里一棵木槿树的白花绿叶，就可看到后排房间里的雨薇。她真勤奋，也真天才，默默的埋头苦干着，一双纤细的巧手，持着排笔在宣传栏的底板上描呀画呀，白色的底板上，出现了碧野、蓝天、盛开的花朵、飞翔的彩凤。她闷了，热了，也不串屋聊天，而是到门口木槿树荫里静静的站着，用一块花手帕扇着风，低头凝思着什么。当她一抬眼看见他时，她总是主动的用眼睛报之一个亲切的微笑，好象说：“你累吗？”或是“你热吗？”拳璞收纳了她的问候，也报之微笑，点头致意，心中充满着欢乐，觉得这个夏天，这个世界，猛然充实了好多。

人们都爱听拳璞聊天，休息时候，大院里的职员们总爱来找拳璞，拳璞就打开了话匣子，滔滔不绝的大侃，他渊博的知识，生动的讲演，把人们逗得时而欢笑，时而凝神。窗外的雨薇也凝着黑眼睛，一眨不眨望着他，生怕漏掉一个字似的，拳璞知道有她在欣赏，谈兴更浓，讲的也更加绘声绘色，从秦始皇的皇陵谈到珍妃的艳尸；又谈到陕西法门寺新发现的西天如来佛的手关节。拳璞的人缘真是好极了。中午干部们常常拉他出去吃饭，有时人们也对他提到雨薇，赞

扬小姑娘的老实和勤奋，也许总因为她太宁静了，除了“大个刘”，谁也不知她叫什么，说她时总说“那个小闺女。”拳璞口里提她少了，内心却对她印象更深。她的确勤奋，“大个刘”就常喊她“闺女，累了就早点儿走。”她天真的笑了，以笑代表语言，可是上午仍干到满十二点，才骑上她的红色小坤车子回家。后晌人们刚醒午睡，她却早早来了，静静的站在木槿树荫里。拳璞每望见她那黑色的小倩影，总唤起一种爱怜，她和书亭前的女孩子们全不一样，她是一首幽怨含蓄的诗呀，小娃娃呀，你静静的站着干啥呢，“忧思怨人如断肠”，你是看地上蚂蚁打仗，还是看蜂儿采花，还是在等待谁？你那么娇小，那么孤单，你是世上最善良的女孩子，永远不会和人吵架、永远不会贪求什么，争夺什么，你真好。李拳璞真希望小姑娘一生好命运，不要有谁欺骗她，不要有谁欺侮她。她要是在凤台乡上初中就好了，能常到书亭借书。猛然间，他心里产生了一种认她做妹妹的强烈愿望。

## (二)

李拳璞的愿望一直没有冒然对她倾吐。他们各自都有任务压力，还没有机会轻松的在一起畅谈过，但他们之间好象早有了什么默契。有几回在院子里相遇，他们会心一笑，想说什么，便走到一起默默的相守着，“话”在心里转，又什么也说不出，只是那么沉默的站着，互相等待着，站的尴尬了，李拳璞便找个话头，两个又悄悄分开去，心里带着一

种遗憾。

转眼快要分手了，拳璞决定主动找她谈谈。

这天过午，他很快到了乡政府，又见雨薇提前来了，孤独的站在木槿花树下。

“嗨”，是她主动唤他过去。他很高兴她不喊名字，不喊尊称，而用一个新潮的“嗨”召唤他。他掩着喜悦走到木槿树下，树叶间开着一支支羽毛球似的白花，花间树桠里夹着一卷宣纸，雨薇拿了花间的宣纸，羞涩的笑着递给他：

“这是你要的画，画得不好。”拳璞先是一愣，很快想起他们初次见面那天，他说着玩向她要过画，想不到她真为他画了。他非常激动的接过画，连声致谢，雨薇也红着脸眼儿眼儿笑着连声说：“没画好，不理想，真的不理想。”笑过，便扭过身子静静去看树上的花，象等待一位严师的评判。拳璞小心翼翼把画展开来，一幅清淡而又神秘的《月夜》展现在眼前，深幽的夜空，一弯新月，月下有朦胧的远山，弯曲的小河，近处木桥边，薄雾里一株弱柳随风飘拂，几处杏花若隐若现，笔力虽然幼稚了些，可那气氛透着一种梦幻般的意境，给人的美感是淡雅、深沉而又深远的。若没有细腻感情和艺术细胞的人，是绝对画不出的，看得出，小姑娘为他下了心力。他爱不释手，由衷的赞叹，“不错不错，你真天才。”雨薇很优美的扭了一下身子，掩着喜悦说：“哪儿呀，是你会说话。”拳璞很认真的对她说：“不是恭维你，你有艺术才华。艺术这东西，主要讲的是‘神’和‘韵’，你瞧这柳树和杏花，柳中有风，花间罩雾，很有灵气。你画了多长时间？”“三个晚上。”“比着样儿画的吗？”“不，凑的。”“凑的？”“唔，这儿一座山，哪儿一棵树，拼凑起来的，那风中的柳，雾中的花，是根据苏小妹两句诗构思



的：‘轻风扶细柳，淡月失梅花。’我还没本事把‘扶’和‘失’的意境画活。”一谈到古诗，拳璞的兴致猛增，“你也喜欢古诗？”太喜欢了，我觉得，中国的古诗，大多都是画，比如‘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’‘夕阳返照桃花渡，柳絮飞来片片红’……还有好多好多。”拳璞望着她，喜得心在跳，眼里发光。有些失态的惊赞道：“难怪你这么诗意，原来你心里就是个诗画的世界啊，难得难得。”雨薇被他夸的羞红脸、低头眼儿眼儿笑了一阵，摇头说：“我觉得我太一般了。”“不，你在木槿花前宁静的站着，就有一种诗意，一种古典的美……”拳璞不好意思再往下说了，雨薇慢慢翻起眼睫毛，用黑黑的眸子照着他，眸子里溢出浓浓忧愁，象个倚楼的断肠人，悲凄的说：“其实，我静静独处的时候，是我心里最痛苦的时候。”拳璞惊奇的问她：“你这么小，就那么多忧愁！”她象个大人，认真的看着他说：“你以为我们这个年纪就没有忧愁事啦，多得很呢，我不知道别人，反正我苦恼极了。”拳璞关切的问她：“你为什么痛苦，能对我说说吗？”她咬着嘴唇，把小手攀在木槿树干上，想了想说：“其实我也说不清楚，反正觉得闷，比如，我想学画，看小说，父母就是不让，总让我学功课，不让我出去玩，不让我交朋友，特别是不让我接近男孩子。放学回家晚了，父母也要逼问。我真象个失去自由的小鸟。心里追求的、想说的、想做的，没人听也没人理解；不想叫人管的，却偏偏有人要管。我真是太寂寞了。这回放暑假，来乡里帮忙，还多亏‘大个刘’下乡去，上我家吃饭发现了我，我才能解放两天。”拳璞听着她的诉说，心里引起了很深的反思。许多家庭的父母都知道爱孩子，可是有许多父母不知道应当怎么去爱，乱念紧箍咒，禁锢了孩子们自然天赋的发展。